

有首歌唱:越长大,越孤单。我相信,这是真心话。但有生年长寂寞,无人间多繁华。寂寞像层壳,笼罩着人生,在某些时刻,你能感受到它的重压。且随着年岁增长,你会越发感觉到它的坚厚,以及它那“当当”的回响。

小区里有位老人,是儿子从老家接来的。七十多岁了,步子很沉。每天,他在楼下慢腾腾地徘徊,或者,独自坐在大门口的桂树下,茫然地看那来往的人和车辆,不说一句话。看到他,我就会看到一层由暮年的锈与乡愁的愁共同结成的寂寞。这层寂寞,令人忧伤!

母亲病逝后,我也把父亲接到了自己家。怕他寂寞,我教他电脑下棋,浏览新闻,看书;且给他一部相机,让他闲时可以去西湖边转悠转悠,欣赏一下风景。但,一向好行的父亲却并不出去,他只是成天歪在沙发上看电视,神情忧郁。过了些时日,他说要回去,我应了。到了老家,他跟邻居说,在我那儿像坐监牢一样。渐渐地,我明白了,在他心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固成世界,他唯有与这个世界里的人事融合,才

如今,不知怎么搞的,知了越来越少了。倘若没有知了,夏天将是很枯燥乏味的。

时光退回几十年前,我小时候的一个个夏天,简直是知了随处可见。在梧桐树、杨柳树纵横交错的枝条上,卧满了一只只知了。不断飘入耳畔的,是知了不知疲倦地发出的欢鸣声。“唧——唧——唧——”从清晨起,一直到晚上天黑,知了此起彼伏的歌唱,成了整个夏天最难忘的音响。

一到暑假,我和小伙伴们最喜欢玩的,就是去捉知了,我们曾在竹竿上用铁丝圈一个塑料袋去套知了,也曾用胶水一样的湿面团去粘知了,甚至用弹皮弓射知了。可真正让

漫话地藏节

朱正安

农历七月廿九或三十,是一个很有趣也很有意义的传统节日:地藏节。

一讲起地藏节,我的眼帘内马上浮现出儿时故乡浦南一个小镇上那惊天动地的一幕——夜幕下,那一天世界的星星之火,就像一条活蹦乱跳的火龙在街道上游动,腾云驾雾,光彩夺目。这是千百年来的一种民间习俗,叫烧地头香。七月三十夜晚,各家各户,无论房前屋后,还是檐下走道,都要插椿香的,有的还会在地上用椿香插出“天、地、福、寿”四个字,于是,满街香烟袅袅,处处红红火火。据说,此日是地藏王菩萨的诞辰。地藏菩萨曾许重誓:“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萨。”所以他因“度众生”、“大孝”、“大愿”而深得民心,广受民众的爱戴和信赖。据载地藏王菩萨其实是新罗(朝鲜)王子,本名金乔觉,唐开元时来中国,落脚在九华山。

当然,最让我不能忘怀的,还是“甩落苏”。一大群小朋友,每人手里提了根竹棍子,棍子上拴根线,线头上绑只落苏,落苏上插满了燃烧的椿香,一边满大街地嬉戏追逐,一边舞动胳膊把那落苏灯甩出各种曲线各种弧线,宛若龙凤飞舞,流光溢彩,蔚为壮观。所以地藏节也叫做“落苏节”。那么这落苏灯有何讲究呢?许多人以为取吴语“落得舒适惬意”之意,我想,可能是吧。

还有一种说法是,烧地头香是吴地人民借地藏节寄托对张士诚的哀思和怀念。元末义军领袖之一的张士诚在其老家江苏兴化率众起义,先后攻陷湖州、松江、常州等地,连大家熟知的罗贯中、施耐庵都曾在其帐下任职。张士诚“兵不嗜杀”,“闻善言则拜”,“俭于自奉”,“厚给利禄而好贪必诛”(杨维禎评语),且轻徭薄赋,因此颇受百姓拥戴。张士诚小名“九四”,“久思”、“狗矢”与“九四”谐音,所以地头香又叫“久思香”或“狗矢香”。可见,老百姓心里永远是有了杆秤的。

星移斗转,地藏节已经在民间几乎消失了,可是我还是蛮怀念的。因为,不管它是纪念地藏王菩萨还是纪念张士诚的,也算是一种曾经的文化,而且至少它给我的童年带来过乐趣,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年长寂寞坚

桑飞月

不会寂寞。儿女们那点儿细微关怀,并不能构成这个世界的全部。无奈,我只好耿耿于怀地,成全了他。

日里,与一女友闲坐话家常,听她说起自己的外公外婆,八十余岁了,还天天念叨着想搬回老家住。儿女们不答应,因无法帮忙照顾,想来也是孝心一片,可老头儿老太太仿佛并不领情,一心想念老家的那些老乡亲老房子,草,树,田野,甚至村庄的格局。似乎在那里,他们才会快乐——想必寂寞也是有的。譬如,每次回老家,父亲都会忧伤地告诉我,谁谁去世了,谁谁因病不在了。听得出,那些构成他内心世界的人与事,正在慢慢萎缩,而寂寞,正在大规模地侵袭过来……但,他们似乎都很习惯于这种寂寞。

寂寞,是种很玄的东西。早先结识过一位文友,我们常在一起聊文字。后来,他的正经事业

我学会怎样去捉知了的,还是父亲教的那个绝招。那是个静静的黄昏,晚饭后,父亲来了兴致,说要带我们兄弟俩去散步。出了家门,我们跟着父亲一路漫步,不知不觉,踱步至校园里那些浓荫如盖的

夏夜捕蝉

王勉

梧桐树下。这时,天如染墨,已渐渐黑下来。父亲止住脚步,在一棵梧桐树旁蹲了下来,目光注视着地面,很仔细小心,像在寻找不慎落地的一根针。借着朦胧的月光,父亲突然将一个手指插入土中,仅隔几秒钟,手指就拉了出来,只见上面爬着枣状的东

西。父亲把手指伸过来,叫

我抓住那东西。

我用手刚抓住,就吓得大叫一声,连忙扔掉。父亲哈哈大笑,说:“你不是要带我们兄弟俩去散步吗?这就是知了。”我看着黑乎乎的在地上蠕动的东西,有点疑惑。父亲笑着告诉我,这是知了的蛹,就像蚕的蛹一样,蜕了壳,就是能飞能叫的知了啦。原来,知了的学名叫蝉,它的蛹躲在地下,每到傍晚就会用前面两只钳子般的腿朝着地面捅个米粒或黄豆般大小的洞,待天黑下来,从洞里爬出来,爬到附近的树上,趁着夜深人静悄悄蜕壳;等到天亮,那钻出壳后翅膀已硬的知了就会飞走。

父亲见我发呆,就指着地面一个个新发现的洞,让我试着抓。我学着父亲的样子,用一个手指指向洞口。洞口极小,但手指一插入便觉得里面很大,至少可以容纳一只小香蕉。起先,感到洞内空荡荡的,再往下伸,手指突然像被什么东西夹住,疼得我把手往回缩,一只蝉蛹跟了出来。父亲叫我别怕,把蝉蛹拿下来放到手掌上。蝉蛹慢慢爬着,有点点像螃蟹,又有点像甲壳虫,就是没有翅膀。真有趣,知了原来可以这样捕捉!我的欣喜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此后,在夏夜我常和小伙伴跑到树下去挖蝉蛹。有时,还和小伙伴去摸

当救人于危险的莽撞英雄,易;当既自保自利又援手救人的聪明人,难。自保自利是人的自然本能要求,须有相当聪明才智、相当修养克制。我以为援手助人,须遵循两条原则,一不损害自己的利益;二只管力所能及的事。比如有人问路,如果你熟悉道路,理应帮他一

把,如果你不熟悉,力所不逮就不必特意查地图,看GPS,乱忙一气。你指点后,他要求相送一

阵,如果你手边有事,不送,亦在情理中。你送他到车站,他无钱买票,我坚决不出这个钱。他没钱的原因,可能没有收入,可能没有工作能力,可能不愿工作,也可能入不敷出,那是他本人或者社会的问题,都不是我管得了的。

“先救自己”,世界上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管好了,“别人的”困难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最难的就是都管好自己的事这一条。一般人的毛病就是自己的事情做不好,专门爱管别人。

越做越大,成天看他日理万机的样子,便不好意思再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地去打扰他。过了些时候,见他写了首诗,表达一种朋友渐渐远离的人生寂寥。原来,世间的热闹终归都是过眼烟云,医不了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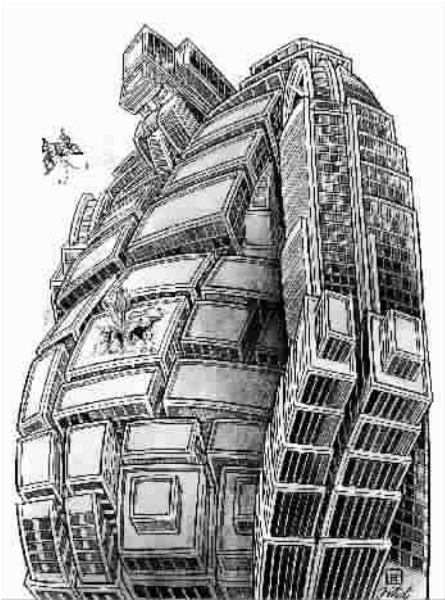
归根结底,人的精神需求,是胜过物质的。如父亲,如那些眷恋乡土的人,相比于城市的繁华及物质的富裕,他们更愿回归原始质朴的农村。这个道理,估计只有到了某个岁数的人,才能明白。

有时我也会感到寂寞,不过多能很快得到排遣,因我较擅长独处。小的时候,我就喜欢一个人看书、写字或画画。母亲总会担心我,要我出去找小朋友们玩。其实,我并不寂寞,或许,那些书、字、画,正巧搭救了我。寂寞或许也是有的,只不过是像张爱玲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寂寞惯了的人。

人生似卵,寂寞如壳。如若周围有那温软滑润的卵清蛋白包裹,壳儿再厚,也不可怕,甚或反能享受其中滋味。也许,想给一个人更好的生活,并不是为他制造繁华,而是允许他用自己的方式,与寂寞和谐相处。



边看边聊



蝶恋花

外国幽默画

(印度尼西亚)吉泰特



《喜羊羊与灰太狼7》好看吧?从万达影城出来,我问女儿。

她笑嘻嘻地答道:一如既往精彩。虽说满脸兴奋,但惜墨如金,算是短小影评了。

周五晚上,期末考试结束。她很亲热地凑过来,说,老爹,你答应我考完试要奖励我的,可别忘记了哦!

我说知道的,要不请你吃肯德基吧?No,她一口回绝,垃圾食品算什么奖赏?我说,那你想吃什么,明说嘛,不要顾左右而言他。女儿很不满我的态度,严厉批评我说,你真是蠢,明明知道我喜欢吃啥,还故意问我吃什么?我要罚你,请我看《喜羊羊与灰太狼7》吧。报上说周末公映的,肯定很好玩。

那只羊,那只狼,如同她久而未曾谋面的朋友,一年一度总相逢。玩笑归玩笑,承诺要兑现。于是,周日便领着女儿来到影城,先用餐桌美食填填肚子,然后用视觉美食填填脑子。

影城出来,一路闲云,飘到京广书城门口。进去瞅瞅,我问,去吧,你不说,我还真忘记了,我要买冒险小虎队系列呢。她恍然大悟。

女儿个子有一米七了,可家里积攒的冒险小虎队系列估计有她半个身高了。我说,你都初三了,还看这个啊?喜欢就是硬道理,她执著地说。其实,于她而言,不讲道理才是硬道理。

养育

人嗅觉的贪婪在我大约只限于三种表现:一是蒙学时期每逢新学期领到教材,总习惯翻开32开本大小的课本,把脸埋进书页的夹缝,不住地嗅着油墨散发出的书香;二是暑假去游泳池戏水,老爱用池水里浸过的毛巾凑近鼻子,嗅着湿毛巾里漂白水的味道;三是初恋日子里和女友一起,情不自禁将鼻子紧贴女友发际,长长地嗅着她发根处散发出的天然体香。直到现在,都过去了几十年,我都改不了深嗅书香的习惯。

深嗅恋人的体香虽然可列为爱情的典型细节,我以为归根溯源也只是一种生命本能,并不具备太多的意义。深嗅泳池里漂白水味,童年和少年时期泳池里快乐的暑假,水面偶尔漂浮着梧桐树叶、水陆两栖甲虫和池波里晃动

叶做深呼吸的动作更是性质不同。深嗅书香的时候我似乎都是在努力确定一种感觉而非单纯的记忆。我总鼻翼收敛,让鼻黏膜处于昂扬状态,慢慢地深深地吸入油墨芳香,精确截留书香以不断接近一种让人十分惬意的境界,这境界的清晰度和我深嗅书香的程度似乎成正比。

闻书香到了深嗅的地步,缺乏节制,那种模样必定是十分可笑或是可羞。我深嗅书香的香味,非陈年佳酿幽香醉人,亦非满庭芳菲花气袭人。而书香确是每新书盈握开卷而来,如暗香浮动沁人心脾。

我深嗅书香的这个过程是闭目凝神享受书香渗透我全身心的美妙过程,让我感觉置身于身心通透的境界。但这个境界总带有梦幻般的模糊,无法完全清晰和确定。我每次深嗅书香就是试图获得确定的感觉,期待感觉中的境界有清晰可辨的轮廓和细节。

这几乎是一种唯心的感觉吧,我确实有点难以分说。我无法说这书香来自于文字内容。初小课本上都是些米字格里的汉字,一页上面也就十几或几十个字,我们学认字写字,哪来那么多些回肠荡气、感人至深的文字内容?我也坚决不会借着话头编织自己的虚假小光环,说深

着马赛克池底、黑色泳道线的情景会清晰起来,这是一种单纯的记忆,谈论起来也不免显得琐碎。但深嗅书香绝不是本能,和荷尔蒙、力比多没有半点牵连,和追寻特定而琐碎的生活经验也不同,和人们进到林壑肃然的大山里对着天然氧吧竭力舒张肺

嗅书香是“打小就爱读书”之类的不实之言。我读书多半是消遣,还有小半是被考试逼的。当然也有时候是心甘情愿为考试而读书。但我总相信我深嗅书香的理由绝不会像头盆里的VR和手机上的AR那样虚拟和虚无,我的理由一定真实地存在于对美好生活的感受和向往。

就像童年的梦常会有星光闪耀,我深嗅书香的理

想是闪亮着童年和少年的纯真和透明,似乎置身于阳光明媚的一个所在。这个所在却肯定不是我生活中经历过的,它波光粼粼地闪耀在我的感受里,居然模模糊糊呈现并变幻出很不确定的形态:蔚蓝的天空,悠悠的白云;婀娜的丘壑,青翠的山色;娇媚的原野,清灵的长河。这些景物和风光东鳞西爪汇集到我的感觉里来,是

书香把它们召唤而来。我甚至还能梦幻地看到:林木掩映,人家三五;泥墙木构,居室温馨;妇孺童叟,神情和悦。

尽管我深嗅书香的感受委实难以确定,但书香引导我生发美妙感觉的秘密在无数次深嗅后似乎有了初解:书香提示着至高无上的境界——和谐。书香消弭了世俗社会无处不在的喧嚣与不谐和。这样看来,从最初到现在,每每深嗅书香所得到的沁心感觉就是置身于和谐无冲突境界的感觉。我是为了享受这种似乎不确定的感觉,几十年里都上瘾地喜欢深嗅书香。

我甚至还能梦幻地看到:林木掩映,人家三五;泥墙木构,居室温馨;妇孺童叟,神情和悦。

尽管我深嗅书香的感受委实难以确定,但书香引导我生发美妙感觉的秘密在无数次深嗅后似乎有了初解:书香提示着至高无上的境界——和谐。书香消弭了世俗社会无处不在的喧嚣与不谐和。这样看来,从最初到现在,每每深嗅书香所得到的沁心感觉就是置身于和谐无冲突境界的感觉。我是为了享受这种似乎不确定的感觉,几十年里都上瘾地喜欢深嗅书香。

我甚至还能梦幻地看到:林木掩映,人家三五;泥墙木构,居室温馨;妇孺童叟,神情和悦。

尽管我深嗅书香的感受委实难以确定,但书香引导我生发美妙感觉的秘密在无数次深嗅后似乎有了初解:书香提示着至高无上的境界——和谐。书香消弭了世俗社会无处不在的喧嚣与不谐和。这样看来,从最初到现在,每每深嗅书香所得到的沁心感觉就是置身于和谐无冲突境界的感觉。我是为了享受这种似乎不确定的感觉,几十年里都上瘾地喜欢深嗅书香。

我甚至还能梦幻地看到:林木掩映,人家三五;泥墙木构,居室温馨;妇孺童叟,神情和悦。

尽管我深嗅书香的感受委实难以确定,但书香引导我生发美妙感觉的秘密在无数次深嗅后似乎有了初解:书香提示着至高无上的境界——和谐。书香消弭了世俗社会无处不在的喧嚣与不谐和。这样看来,从最初到现在,每每深嗅书香所得到的沁心感觉就是置身于和谐无冲突境界的感觉。我是为了享受这种似乎不确定的感觉,几十年里都上瘾地喜欢深嗅书香。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七夕会

进门,挑书,交钱,打包,撤退,不足十分钟。八本书到手。她摩挲着书说,够我看一两个小时了。

出得门来,阳光调皮地抚在脸上,很温暖,有些春天的味道了,尽管时在严冬。商场里,大街上,人来人往。突然想起今儿是腊月十三,没几天就是大年了,顿时恍悟时光飞逝如烟的味道。

突然忆到多年以前,也是在腊月十三。跟着父亲,踏着泥泞的冰雪,顶着刺骨的冷风,大手牵小手,满身是汗地赶上七八里路,来到一个叫注沟的大集上。

在幼小的心灵里,人头攒动的年集,从头踱到尾,满街满巷的全是诱惑。等到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如泥鳅般钻半天,父亲置办完需要的年货后,他才给我买上几个高密炉包,或者几根油条,或者一支鲜红的糖葫芦。而我,最喜欢的就是糖葫芦了。一颗入唇,甜酸贿赂和迁就着每一个味蕾。

阳光映着鲜艳的糖葫芦,还有父亲慈祥的脸,幻出温柔的光。

其实,孩子们的快乐很简单,愿望很简单。也许,就是牵着父亲的手,嘴里含着那支鲜红欲滴的糖葫芦,让甜蜜在心里流淌;也许,就是牵着父亲的手,看一场情节很简单的电影,让那种精彩在记忆里定格。

有些东西,很单纯。套用女儿的话,单纯得一如既往精彩。